

在交大的一點雜感

陳 茂 傑

在我整個求學過程當中，交大佔的時間是最短的：兩年（其實還不到）。但是，也許是交大過去脚踏實地優良傳統的感召，也許是新竹地方純樸鄉土氣息的可愛，我雖然不是新竹人，却終於有幸又回到交大來工作。數年朝夕相處，交大對我變成了感情最深的母校。我愛護那個一點也不漂亮而且是支離破碎的小校園，我喜歡這裡的一草一木，喜歡這裡有許多雋賞勤奮努力向上的同學們，也喜歡這裡有許多諄諄善誘教業樂羣的同事。就是這些人，使得新的交大在艱苦環境的成長過程中，仍然充滿希望。

愛之深，則責之切。我們（包括學校裡的許多同事）對於學校的發展是關懷的，因而也發現學校在許多行事上缺乏制度的嚴重缺陷。交大在臺復校首先成立電子研究所以來，迄今整整二十年了。二十年不算短，從當初全校三、四十名學生擴展到今天二千名學生及數百名教職員工。學校的規模大了，人事也複雜了，但是二十年來交大始終沒有建立起一套比較像樣的制度，學校的許多行事也自然沒有制度可以依循。行政體系的權責不分明，使今天的交大仍然像家庭手工業式的經營方式。際此擴校聲中，從速建立完整的行事制度，使整個學校的校務行政步入正軌，應該是當務之急。

任何工作的推行與完成，「人」是最重要的因素。一個國家需要衆望

— 60 —

所歸的英明領導人，學校何嘗不是？制度是「人」訂的，事情是「人」做的，學校是「人」辦的，書也是「人」教的或「人」讀的。如何找到好人到交大來教書和工作，是一件重要的事。數百名教職員工不可能都是校長找來的。一校之長的責任在於羅致、任命和監督各單位系所的行政和教學主管人員。只要這些人的學術、才能和操守都足以勝任各自擔任的工作，那麼在完整的制度下，秉循蔣院長四大公開的辦事原則，交大的校務和前途決無不蒸蒸日上的道理，也不致於在校園裡流傳着靠裙帶關係或特種關係混差事的傳聞了。在分層負責的行政體系下，校長應該處理的是學校的大事，而不是聘請講師，刊印電子研究所簡介等系所主任份內的工作。

交大校友愛護母校，關心母校的熱忱是任何他校所不及的，做為校友又同時在母校工作的一份子，深受感動。際此交大擴校過程中，冀望各位校友，不論是前輩老校友或新竹畢業的年青校友們，一本過去交大人的光榮傳統，繼續給予在艱苦環境中前進的母校支援、關懷和愛護。對於交大未來的擴展方向，也希望能在配合時代需要和國家建設的問題上，多所提供意見，而不必局限於照章恢復過去原有的科系。我們要保持和發揚的是「說實話，做實事」的交大傳統，這才是可貴的。時代是進步的，八十年代需要的不一定是三十年代的事物，這也就是我們必需配合我國的科技發展，重視各研究所的擴展和充實，庶幾我校在學術工程界的光榮成果和貢獻得以持續。

編者註：本文作者陳茂傑學長，交大電子研究所畢業後，在國外繼續深造及工作多年後，一九七三年回國服務，第一年在清華，翌年轉回母校工作三年，再度出國進修一年，現在紐約附近之 IBM 研究中心，預定今夏返校。本文係陳同學的心聲。

— 61 —